

2021新春特别策划

我的战位

为祖国守岁，以青春的名义

■本报记者 贺逸舒

策划人语

这个春节，我们连线一个个远方战位，走近一个个青春身影，聆听一声声深情告白。

跨越山海，那些不同的战位，此刻有着相同的感动、有着相同的精神坐标——那是属于军人的“诗与远方”。

在他们眼中，与祖国同框，是最美的风景；在他们心中，为祖国站哨，是最幸福时光。他们相信，在你看不到的远方，有祖国注视的目光。

守护祖国平安，守望万家团圆。他们把家国之爱，铭刻在一个个战位上。

今年，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。中国军人在战位上向党和祖国报告：我的战位我来守，我的战位请放心！

即日起，本版推出“2021新春特别策划·我的战位”系列报道，敬请关注。

在“春节期间机票可免费退改”登上热搜的时候，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员李鹏的“航班”依旧无法取消，他的航线一如既往。

远处，鞭炮声噼啪作响。拎着头盔，李鹏像往常一样走向战位。在这个万家团圆的节日里，李鹏和战友们选择以这种方式为祖国守岁。

加力！起飞！此刻，冬日暖阳透过战位座舱盖折射着七彩光芒。飞过平原，飞过高山，浓烈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在李鹏胸中涌动激荡。无数次，李鹏在万米高空俯瞰着祖国的壮美河山。

返航！归来！此刻，战机喷射出的尾焰照亮深邃的夜空。头顶璀璨星空，眼前万家灯火，李鹏的脑海里不由浮现出一句话：“枕戈待旦，守护翼下平安；披星戴月，守望都市绚烂……”

万里长空，战鹰翱翔。飞行员们守护着祖国，祖国也见证着他们的血性胆气。“我是中国空军，你即将进入中国领空，立即离开！立即离开！”每次用英文喊出这句话，李鹏胸腔里总涌动着难以言表的豪迈——“再也没有一句话，能像这样将祖国与自己紧密相连”。

有一种飞行，叫永远在航；有一种人生，叫枕戈待旦。

西北院原，战斗值班室里，某陆航旅飞行员石鹏坚守在战位上。宿舍里，妻儿此刻已经进入甜美的梦乡。

西南边陲，星空之下，某边防连指导员王金航站在哨位上。室内，回荡着战友们观看春晚的欢声笑语。

南部沿海，港珠澳大桥旁，武警广东省总队某支队执勤一中队下士黎黎平，站在哨位上眺望着珠海口岸。对

面，高楼大厦上的霓虹灯映亮了海面。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说，对军人的最高赞誉是枕戈待旦。枕戈待旦，是军人为祖国守岁的方式。

2020年，是不平凡的一年。2020年的中国，让我们看见，在危难关头，每一名年轻军人都挺身而出。

抗疫一线，厚重的防护服下，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含泪微笑；抗洪一线，一个个年轻的身躯扛起了沙袋；边防一线，一位位年轻军人铸成一道流动的界碑……

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2020年，一部《后浪》刷屏，一句“后浪”成为年度热词。对于中国人民或中国军人来说，2020年是年轻人被“看见”的一年，是“后浪”立上潮头的一年。

2020年9月，空军一级飞行员陈浏

回到母校空军航空大学，和新一批飞行员一起回望初心。

看着讲台下一张张青春的脸庞，陈浏仿佛看到了当初的自己。他也会这样仰望过自己的舅舅刘飞保和姥爷刘玉堤。

40年前，29岁的刘飞保在一次重大任务中担任机务保障工作。

70年前，28岁的刘玉堤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一次空战击落4架敌机，创下全军一次空战个人战绩最高纪录……

如今，37岁的陈浏驾驶着最先进的歼-20战机为祖国巡航。他的胸中至今仍洋溢着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，驾驶歼-20战机飞过天安门上空时的那份豪迈。

新年的钟声响起，绚烂的烟花映亮了陈浏的脸。人们常说“后浪推前浪”，很多时候也是后浪“追”前浪。前辈留

下的光荣传统、伟大精神，始终引领着一代代后来人接续奋斗、传承光大。

跨越时空，一张张青春脸庞，此刻叠印在一起，仿佛在告诉我们：尊严，需要力量去捍卫。一代代年轻军人用胆魄、智慧、胜利和牺牲，为我们赢得了民族的尊严、国家的尊严和军队的尊严。

今天，当我们听到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的歌声时依然会心潮澎湃，当我们看到电影中王成“为了胜利，向我开炮”的呐喊时依然会泪流满面……

一代代“最可爱的人”所信仰的信仰、所坚持的坚持，正如此时此刻，无数中国军人以青春的名义，为祖国守岁。

记者手记

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

连线战位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

起飞，在新春的祥和气氛中

■本报记者 贺逸舒 通讯员 胡鸿宾 林文贵

特稿

夜幕降临，大地一片祥和，兴奋的孩子迫不及待地放起了鞭炮和烟花。

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，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大队大队长郭大伟驾驶战位起飞。

在郭大伟和战友的日常飞行视野里，他们常常能看到民航飞机从战位上方掠过。在不同高度，民航飞机和军机会产生一个“交会”的瞬间，然后又各自在航路上继续前行。

这样的“交会”，在这个万家团圆的节日，更加意味深长。

1500小时有多长

夜色如墨，郭大伟驾驶战位飞向远方，飞向少年时无数次仰望的高度。

小时候，每次看到飞机在天空留下的那道“白烟”，郭大伟总要驻足，抬头，凝望，出神。那时候，他常常想：“那该有多高啊！在天上看地面，一定是非常不一样的风景！”

后来，郭大伟成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，战位成了他的翅膀。无数次从高空俯瞰神州大地，领略祖国山河的壮美风景，郭大伟越发热爱自己的职业，越发感到作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的幸运和幸福。

郭大伟15年的飞行生涯，也是中国国产战位飞速发展的15年。这15年中，歼-6战位光荣退役，歼-20战位展翅高飞。如今，郭大伟的飞行时间已经超过了1500小时。

1500小时有多短？

那些在空中铆着劲、咬着牙、拼着命的时刻，那些流着汗、忍着泪、擦着血的日子，转瞬即逝。过去的艰辛，此刻化作成了记忆中的吉光片羽。

1500小时有多长？

在这1500多小时中，郭大伟飞过歼-7系列多型战位，飞过歼-11系列多型战位。如今，他驾驶着更为先进的歼-16战位。一次又一次，他和战友在战位强烈的轰鸣声中，感受着祖国强大的心跳。

1500小时，郭大伟一次次飞向东海、飞向南海，一次次飞向雪山、飞向大



上图：闻令而动，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战位准备起飞。胡鸿宾摄  
右上图：春节临近，第76集团军某陆航旅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。吴震摄

漠……他越飞越高，越飞越远。他的航线，在祖国的上空密密交织成一张保护网。

“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受，你飞得越远，离祖国就越近。”郭大伟说，“正如同此刻，为了机翼下的这片万家灯火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”

这是一个团队的“飞行”

此刻，璀璨的烟花映照着夜空。此刻，飞行在那道熟悉的航线上，郭

大伟并不孤单。某种意义上，这是一个团队在“飞行”。

此刻，某机场战位值班室里，机械技师武景磊正安静地等待着战位返航。发动机的轰鸣声，是武景磊最熟悉的声音。几乎每一天，他都待在离战位最近的位置，目送着战位飞走，又迎接着战位回家。

有时候，望着天空留下的航迹，武景磊觉得，“战位在飞行，就像自己也在飞行，挺满足”。

朝夕相处，武景磊记得维护过的每一个战位的特点。他的等待和守候，让飞行员们格外安心。

去年年底，郭大伟等一批飞行员外出执行任务之前，武景磊和其他机务官兵细细将所有准备执行任务的战位维护了一遍。目送战位升空时，他忍不住摸心，“那边的战友们一定要照顾好这些战位啊！”

此刻，机场格外安静。

哨兵陆羽立立在机棚角落。身旁，几个机棚已经空了。风从几个机棚之间穿过，猎猎作响。陆羽的心跟着已经看不见的战位，一起飞向远方。

这些年，陆羽从飞行员的脚步和战位起飞密度中，明显感觉到训练任务越来越重，训练强度越来越大。那种使命

感，实实在在压在这支部队每个人的肩头。

几乎每年春节，他都会主动要求站哨。“让别的战友和家人说说话，挺好的。”陆羽的话语中透着平静。

归航，向着家的方向

望着战位座舱外的满天星斗，飞行员郭大伟突然有点想家了。

今年过年，郭大伟一家三口分了3个地方——自己带队执行任务，儿子被

送回老家和爷爷奶奶在一起，妻子独自一人驻地的家里过年。

郭大伟的家原先安在县城，后来搬进了部队家属院。“现在发现，搬不搬没什么两样。”郭大伟说。即使住得再近，他们也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。

“飞行，就意味着漂泊。”这是战友魏玉成说过的一句话。

对此，飞行员李剑也有同样的感受。因为任务繁忙，他一年只能回一次家。每次打电话，家人都会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，不用担心，要好好工作。

有时，父亲也会跟他说心里话：“我们生了病告诉你有什么用？”听了这话，李剑心里异常酸楚：“我总以为父母、妻儿会做得很好，其实他们也有很多难处，只是从来不跟我说。”

有太多的话不能说，有太多的话说不出口。飞行员们能做的，只是在落地之后给家人报一声平安。

一起生活了几十年，李剑的爱人早已习惯了入睡时把手机调成震动模式握在手里。报平安的短信发过来，手机震一下，她就知道丈夫已经安全落地，可以安心睡觉了。

郭大伟30岁生日时，父亲送给他一篇《寄语》：“儿子，自从你上空军航空大学那天起，爸已明白你不属于爸啦，但家永远是你最安全的机库，我和你妈永远是你最忠诚的地勤……”

父母们都明白，当子女选择成为一名军人，他便不再仅仅是自己的孩子，而是国家的卫士。

归航的时间到了。郭大伟驾驶着战位穿过云层，地面建筑渐渐清晰。不知多少次，返回单位机场，他都能看到外场楼顶“人人都是杜凤瑞”7个红色大字。

60多年前，年仅25岁的杜凤瑞杀入敌群，一连击落两架敌机，最终遭敌袭击血洒长空。空军授予杜凤瑞“空军英雄战士”荣誉称号，并将杜凤瑞生前所在中队命名为“杜凤瑞中队”。

今天，“人人都是杜凤瑞”成了旅里每一名官兵的口号。每次夜间归航，这7个字就是黑暗中最显眼的标志。

“那是回家的方向。”郭大伟说。

版式设计：梁晨

第887期

入夜，第76集团军某陆航旅营区中的彩灯准时亮起。横幅上，“过节不忘战备”几个字格外醒目。

这是除夕前一天，也是春节前最忙碌的一天。从上午战备会议，到下午清点战备物资，营长伊向东一天都没闲下来。

今年是伊向东担任营长第4年。逢年过节，他总是优先安排其他战友休假，自己留下来值班。“过节总要有个人坚守岗位。”这个人伍17年的老兵说。

此刻，还有更多的战友坚守战位。机械师杨再兴准时来到机库保养战位；入伍8年、过年只回过一次家的炊事班班长马志强，依旧像往年一样在三尺灶台忙碌着；飞行员石鹏依然保持平日的作息规律，确保有任务时第一时间出动……

调整改革以来，该旅飞行营官兵始终处在枕戈待旦的状态——“遇有特殊紧急情况，随时出发”。

除夕之夜，窗外的烟花一个接一个绽放。飞行员石鹏在值班室里摊开地图，一寸一寸研究着。

看着地图上一个个代表着地形地势的标识，石鹏仿佛驾驶着战位盘旋在近地面，心跟着手指的移动飞过。哪里有山地，哪里有树林，哪里风比较急，他全部了然于心。

陆航部队被称为“树梢杀手”，在夺取超低空控制权、打击地面目标上占有

连线战位 第76集团军某陆航旅

坚守，在万家团圆的灯火中

■马媛 本报特约记者 相双喜 王钰凯

极大优势。但“一树之高”也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。电线杆、树木、鸟群、建筑……这些看似平常的东西都会给直升机飞行带来威胁。因此，对空域和地面情况的熟练掌握，是每一名陆航飞行员的必备技能。

对于石鹏来说，飞行员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身份，飞行也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更是一种使命和责任。他既要不断提高战斗力，更要带战鹰平安回家。

除夕夜的茶话会，电视上开始播放春节联欢晚会，上士李晓龙悄悄走了出去。

除夕之夜，他有点想家，想和父母拉拉家常。手机屏幕熄了又亮，号码按上，却迟迟拨不出去——亲戚都知道李晓龙当兵去了，只有父母知道他是在机场的驱鸟员。年迈的父母不太理解，当兵到部队赶鸟有啥出息？

刚开始，李晓龙自己也有些迷茫。

他是驱鸟员，每天最多的时刻就是看着飞机起落，观察周围是否有异常。他不知道飞行员飞行时是什么感觉，甚至都没机会走近去看几眼战位。

轻抚着手指上的疤痕，李晓龙望着漆黑的夜空出神。这道疤，是不小心被驱鸟炮炸伤的。平时可能觉得自己的岗位没那么重要，但关键时刻，李晓龙不敢离开战位半步。

这一年，李晓龙最骄傲一件事是，他

终于入党了。这件喜事一定能让父母高兴很久。

犹豫了许久，李晓龙拨通了父母的电话。电话那头，父母耐心倾听他讲述在部队里的生活，鼓励他好好努力，在部队建功立业。李晓龙很高兴，这一刻他认识到，展翅蓝天的战鹰离自己其实并不远。

聚餐散去，修理营三连上士曾樾回到宿舍，掏出了他的本子。小到“迷路”的零件，大到排查出的重大安全隐患，全都被曾樾记了下来。

曾樾几乎天天跟战鹰打交道。直升机机库是他工作最多的场所。

“干我们这行，得耐得住寂寞！”过年了，曾樾在本子上写下新年目标：让每一架经手检测的飞机，都平安归来。

望着窗外的夜空，曾樾的思绪飘回了家乡。此刻，他的家人正围坐家中，家的窗口和千万家灯火一样，宁静而温馨。